

汕头是中国美食的孤岛,吃货们对此不应持有异议。

所谓孤岛,并非说汕头厨师夜郎自大,只混自己的朋友圈。而是说,不管风吹雨打,花开花落,汕头的街头巷尾至今还保留着烟火气浓郁的古早味,尤其是让游子念兹在兹的“妈妈味道”,已然成为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和移民史的舌尖珍档。

汕头如此,一拜天地所赐,物产丰饶;二拜厨王争霸,各显其能;三拜与海外交流频繁,得风气之先。汕头是中国首批四大经济特区之一,著名侨乡,从唐宋开始潮汕人就致力于海外贸易,开辟航线,经营异域,目前潮汕侨民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华人集聚之地,必有广东人,在粤语通行之域,必有潮汕人。天时、地利、人和叠加,成就了香飘万里的美食之城。

近年来凡有吃货朋友南下汕头寻味,我定会推

汕头食神老钟叔

沈嘉祿

荐他去东海酒楼吃一吃脆皮大肠、炸肝花、酿炊百花鸡、金不换炒薄壳、炭烧大响螺、脆浆炸大蚝、榄仁海鲜炒饭、虾米鲜笋螺、古法落汤糍、反沙金银条等鮀城风味。我没有东海酒楼的股份,只认识当家人老钟叔,他的手艺足可信赖。

我认识老钟叔(大名钟成泉)是个偶然,后来一直保持微信联系,彼此分享长长短短的文字,关乎美食、城市历史与风土人情。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2016年,老钟叔为回应民众所谓“潮汕人在潮汕吃不到真正的潮州菜”的呼声,联络当年一起学艺问道的12位潮菜大师,借了

东海酒家的平台,每人做8至12道拿手菜,最终以88道经典潮菜向食客汇报,向大时代致敬。执导《舌尖上的中国》的陈晓卿来到汕头与老钟叔聊了半个钟头就激动不已:“老钟叔,以后你再搞这样的活动,我要帮你策划,师傅们的酬金也会多给点。”

老钟叔长我四岁,照沈宏非兄形容,“钟叔不老,但其貌甚古,有罗汉相。不老而古,盖因其信而好古,相由心生者也”。我们是同时代的人,经历相似,趣味相近,价值观一致,眼角眉梢刻录了风雨历程,我们

人生易老天难老,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有时候,你的那颗心就是你的那方天。“天”不老,你亦不老。因为时光本不老,老的是人的那颗心!当然,你得学会释怀删繁,心如简!

人生易老天难老

何秋生

人生的路哪有一马平川?因为曲折,所以脚下踩出一道美丽的风景!

60年是一个储蓄罐。饥饿,汗水,血泪,屈辱,不仅有金黄的麦穗,都一同塞进了这个罐子里。

或许是今天的日子好过了,就容易把曾经的苦日子过忘了。其实,好日子就像一盏灯,是用昨天的那些苦日子炼出来的油点燃的。曾经的日子越苦,炼出来的油越浓烈,今天点出来的灯则越明亮。

或许当你把手里的灯笼往身后一举,你就看到了自己昨日深深浅浅的那些脚印!

于是,我就想:时光会老吗?会老在清晨百鸟喧器的竹林子里吗?会老在故乡老屋墙角的紫藤架下吗?会老在客厅茶几上那杯香醇的普洱里吗?会老在自己那些星星点点的文字上吗?

步入梦帘深处,恍惚间,烟尘散尽,青苗笃长,自己依然是那个洁净清美的背着菜桶斗笠赤脚走出大山走在乡间田埂上的羞涩少年……从赣江乌江到黄浦江,从左江河信江河到秦淮河,60年就是一段长征,退休好比抵达吴起镇。60年的时光就像藤蔓一样爬满四方。藤蔓还在生长,人却略感疲惫。于是,我寄期望退休后的独处和安静,安静到可以静听故乡村口那棵槐花树下两枝百合的耳语。过着自己想要过的日子,与纷扰无关,与羁绊无关,与名与利都无关,就像一池小荷,就那样素素静静地开着,饮清露,汲月华,兀自

充满纷扰的尘世中,总有无法把握的边缘,无法驻足的风景。快乐时,忧伤时,我们都需要一处角落来栖居灵魂。一处老旧的庭院,一盏微墨的炭香,抑或是一段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文字,那都是抚慰心灵的甘露,都能激起灵魂的悸动。

不该叹息岁月蹉跎。人生就是一条小溪,无论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是悲是喜,是急是缓,没有一段是冤枉路。因为人生这门课,得一堂一堂地上。于是,今天的我喜欢尝试着寻找笑着花开的那种愉悦心情,静赏花落的那种至高境界。学会淡看世间的悲欢离合,懂得渐悟那是人生的不同心路,不同历练,在落花的那一刹那,从心底涌出千差万别的感受,顺其自然。

无须藏头夹尾,真实地活着,不辜负自己的七情六欲,做一个活神仙……

我对咖啡虽是很爱,但其实并不像以前上海“老克勒”那么精到——他们对咖啡、环境、氛围乃至杯具的挑剔才有品位呢!记得上海世博会前夕,中央电视台要拍一部上海风貌的宣传片,其中有两位上海“老克勒”的角色,他们就找到黄浦区宣传部问有没有合适的对象。宣传部找到我,说我对老城厢熟悉。我第一反应就是龙门邨吴老伯、冯老太两位,我和他们接触得多,深深感受到他们居家、社交、仪态、品位都是精周到骨髓里的。虽然都是85岁年龄的老人,但风度不逊当年,吴老伯“头势”煞挺,喜欢雪茄和“司迪克”,冯老太身材娇小,喜欢旗袍和跳交谊舞。导演来看了以后,二话没说

就拍了板。拍摄的地点是在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在那著名的老年爵士乐队伴奏下,两位老人或啜着咖啡聊天,或伴着音乐起舞,而我也在后面陪座,露了半个小脸。导演丝毫不马虎,一切都还原了当年的景物。我是第一次用这么精美的器具喝这么顶级的咖啡,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据说该片后来在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放,老上海的底蕴风华毕露。

我这一代是伴着新中国的欢乐与艰辛长大的,幸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才享受到了以前不曾享受过的东西,比如咖啡和咖啡馆。于是我踏进了咖啡的氤氲之中,不研究、不苛求,但热衷,在单

人际交往是一个人生存的常态。这种交往除了眼神交汇、表情回应、肢体接触,最频繁、最常见的莫过于语言交流,而语言交流的渠道无外是“说”和“听”。

“听”有多种形态,人们往往把定神认真地侧耳细听称之为“倾听”。倾听不只是简单地用耳朵来听取说话者的言辞,还需要听者全身心地感受对方谈话过程中所表达的言语信息,进而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达到认知、理解和沟通。

爱的使者丘比特曾经问爱神阿弗洛狄忒:爱(LOVE)的含义是什么?阿弗洛狄忒回答:“L”代表的是Listen,即倾听;“O”代表 Obligate,也就是义务、责任;“V”代表 Value,尊重;“E”代表 Excuses,宽容。“倾听”作为“爱”的首字母,可见其重要性。它不是情人相恋的必要前提,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元素。

学会倾听,不妨要注意一些

要点,诸如:面对面,比一般的社交距离稍近些;身体前倾,表示对谈话感兴趣;目光温和,注视对方,别心不在焉,左顾右盼;适当以头部动作和面部表情回应对方;仔细听取对方说些什么,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思考

如何反驳对方所说的枝节问题;可以适时作些解释、提问、回应,但不要远离主题,更不能喧宾夺主;让对方把话说完,切忌贸然打断对话;不要自以为是,急于评价对方的观点,更不要因为与对方观点相左而产生激烈的争执。

对话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倾听和倾诉两者才能相得益彰。前者为主体是听者,后者为主体是讲述者,倾听者真心“愿听其详”,倾诉者才会直率地“言无不尽”。1978年,曹禹编写的历史剧《王昭君》在北京上演,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恰巧好友黄永玉登门

在品鉴美食时,也在体味人生的甜酸苦辣。最近老钟叔出版了《潮菜心解》一书,千里迢迢地寄赠于我,拜读再三,收获良多。厨师爆炒文字,必有色香味声。平日常老钟叔从灶台案板上下来,坐下喝茶的片刻,就摸出手机来一番“心解”,从三言两语到长篇大论,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通过自媒体发布,让更多美食爱好者分享。老钟叔的文章不骄不矫,自带馥郁,别有一种令人微醺的味道!

在这本《潮菜心解》中,他选择一百零八道经典潮菜,分作“三十六天释怀删繁,心如简!”进行解读,从选料进入正题,提示读者注意季节与物候的变化,还涉及潮汕地区风俗与礼仪的演变及时代要求。具体到每只菜的操作,每个关键步骤的提示与关照,尤其是面壁悟道得来点石成金的高招,实属不可告人的后厨秘密,而老钟叔都没有一分钟的犹豫,毫无保留,和盘托出。

有些菜式的创意与偶成,得自他早年跟师傅外出“赚红包”的急中生智,有些看似妙手天成的菜品则来自他与徒弟共同的“长考”,但诉诸文字,无一不是他拳拳之心的忠实写照。所谓“心解”,就是他对潮菜以及潮汕文化的内心独白,深刻感悟。这就是大师的无私奉献,殷殷教诲!

位供职时负责建职工之家,第一位是买胶囊咖啡机,然后才是音响电视等娱乐设备;每每单独或携妻外出,先要看那里有没有咖啡馆,如有,才像是找到娘家的感觉。小女去澳洲留学,我去过几次,远离故乡,语言隔阂,处处不便,唯有喝咖啡最无障碍。咖啡的名字国际通用,比如我喜欢喝的摩卡,在澳洲也叫摩卡,于是我在哪儿随处可见的露天吧台里,找个舒适的位置,掏出4元澳币,冲白皮棕发的侍应喊一声“摩卡”,不一会,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放在了你桌上。

与咖啡比肩,其实中国的茶饮也是一流的,如今高档场所里的高档茶馆也多了,一扫过去

学会倾听

沈 柄

的勇气啊!而曹禹作为倾听者频频颌首,日后还将这些话写出来朗诵一次,以鞭策自己。

“谦逊基于力量,高傲基于无能”(尼采语)。倾听者要有虚怀若谷的胸襟,必须摒弃任何高傲的姿态,哪怕

是学富五斗的宿儒。清朝康雍时期,高举桐城派大旗的方苞以古文运动领袖自命,然而,他却为“倾听”留下了一段佳话。有一次,方苞携所撰《大父马溪府君墓志

铭》请年轻学者李钺指正。李钺只看了开篇第一行文字——“苞先世家桐,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就毫不客气地把文稿递还方苞。方苞问:“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李钺:“然!”方苞放下身段倾听李钺的评判:“今县以‘桐’名者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孰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方苞接受了“一字师”的意见,现在我们从他的文集里翻出《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启文已是“苞先世家桐城”了。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是从“祛除自己心中的偏见”来看待倾听的:“让我们看待周围的目光再认真些,让我们倾听别人意见的态度再真诚些。只要拥有一颗谦逊之心、坦诚之心,周围所有的人和物,就都能成为自己的心灵之镜。”斯言信矣!

黄山寿年少聪慧,且用功至勤,中年食古而化,自出新意。其水墨山水、花鸟、人物无不洁净含蓄,墨光焕发;设色作品,其中以青绿山水成就最高,皆艳而不俗,丽而不华,有一种清丽沉厚气息,堪称设色名家。他在海派大写意风格盛行中以工秀典雅的面目别具一格,既丰富了海派绘画,也成为海派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黄山寿(1855-1919),原名曜,字昶初,号旭迟老人,裁烟阁主;江苏武进人;幼年专志书画,五十岁后在上海卖画为生。他善画人物、山水、花卉、走兽,凡写人物仕女,喜用工笔重彩,雉雏研秀,有改琦遗韵;山水以青绿为多,气韵古逸,亦见功力;双钩花鸟神态逼肖,笔力精劲,挥洒自如,亦具韵致。

海派画家大都以花鸟、人物见长,山水属于弱项,但黄山寿山水画不仅成就卓著,且种类比较丰富,水墨、青绿、浅绛、雪景均有。他早年山水主要学吴门画派、“四王”一路,以淡雅为基调,后应师法过仇英及袁江、袁耀父子工细的青绿山水,并以青绿山水为世所重。此幅《松溪野艇》尺寸:145x80cm,题识:(一)松溪野艇。光绪戊申秋八月仿江贯道笔法,龙城居士黄山寿。(二)楼台多少白云树,山人新秋色更浓。放鹤未归人意静,扁舟不系且听松。范之杰。(三)承平雅赏旧痕留,相见庭虚卧。抚操众山皆欲响,松风万壑一扁舟。图为蛟川慎德翁所藏,令似高风先生重装篆额。壬辰新正钱崇威印,黄山寿印、勳初父、钱崇威印。

图中群山起伏,白云萦绕;溪流蜿蜒,潺潺流淌;青松傲立,姿态雄奇。一位老者坐在船上赏景,表现出文人的林泉高致和闲适之趣。全图小写意勾勒,以石青、石绿为主色,山体着青绿染之,凹处以淡赭微晕,表现草木蓊郁之状,色彩层次丰富,充满勃勃生机。青松树干以赭石、藤黄间染,松针以淡墨和青勾出,显得古拙苍翠,清幽宁静。白云、溪流以淡墨勾出,远山或施以淡墨晕染或敷以淡淡的赭石,体现山体之层次。此图设色精细秀丽,满目青绿,云飘溪淌,清静优雅,营造出一神清气爽、飘然出尘的境界,充满诗情画意。

黄山寿作为清末民初时期的青绿山水画家,其作品彰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艺术创造精神。随着西方艺术观念的传入,黄山寿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对青绿山水画进行革新,使传统青绿山水画的艺术精粹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黄山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创作技法都很好地体现了其一生的艺术修养。尤其在青绿山水画的创作方面,黄山寿可谓独树一帜,他所创作的青绿山水画作品,构图巧妙,用笔精湛,意蕴深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七夕会

嘈杂无

序,还有“脚踏黄天保”的景象,静雅得很,就是价格不菲,动辄上百元,倒没有咖啡馆的亲民了。

现如今,咖啡馆倒实在比茶馆兴旺与时髦了许多,文艺范的、清新范的、老气横秋的、骨皮级范的,层出不穷。而我呢,更喜欢独自一人,挑个没人的角落坐在那里发呆,在咖啡的香气中任思绪漫无边际地飘去,那感觉真是惬意。

我渐渐地往人生美丽年轮的巅峰走去,也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美景了,虽然醇香的咖啡恐怕不能多喝,但并不影响我去坐咖啡馆。坐在那里,看人、看物、看书、看事、看世态万象。坐在这里,阳光很美,空气很香,天也黑得很慢慢!

在这里,天黑得很慢

董建善

用,比如我喜欢喝的摩卡,在澳洲也叫摩卡,于是我在哪儿随处可见的露天吧台里,找个舒适的位置,掏出4元澳币,冲白皮棕发的侍应喊一声“摩卡”,不一会,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放在了你桌上。

与咖啡比肩,其实中国的茶饮也是一流的,如今高档场所里的高档茶馆也多了,一扫过去

边看边聊

宣家鑫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气韵古逸 清新雅致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集藏与欣赏



黄山寿《松溪野艇》